

李
白

王 瑶 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

李
白

王
瑤 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

書號：滬 1061

李 白

王 瑞 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1號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發行

(上海漢口陝西路一號)

新華印刷廠印刷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開本：787×1092 1/32

[總] 1—23,000

印張：4 1/16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版

字數：76,000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 3.900 元

內容提要

李白是我國唐代最有名的詩人，也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古典詩人之一。本書詳細地介紹了這位詩人的生平，分析了他的詩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上的成就，指出了他所以得到人民熱愛的原因。這是一本幫助我們了解李白及其詩歌的讀物。

目 錄

人民熱愛的詩人	一
蜀中生活	· · · · ·
仗劍遠遊	· · · · ·
長安三年	· · · · ·
李杜交誼	· · · · ·
十載漫遊	· · · · ·
坐躋與釋鶴	· · · · ·
瘦涼的暮年	· · · · ·
詩歌的藝術成就	· · · · ·
後記	· · · · ·

人民熱愛的詩人

李白是我國偉大的詩人之一，他的詩篇和事蹟長期地爲人民所傳誦，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歡迎與愛戴。只要是識字的人，很少人不知道「黃河之水天上来」、「白髮三千丈」、「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這些名句的；像「窗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以及「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這一類的絕句小詩，更是一般人都能背誦，流傳得極爲廣泛的。這種情形也可以從關於他的事蹟的傳說中看出來，我們如果翻一下方輿勝覽或大清一統志等書中關於地方名勝的記載，那關於李白的樓閣遺址的古蹟，幾乎佈滿了大半個中國。這固然是因爲他遊歷的地方很多，「凡江漢荆襄吳楚巴蜀，與夫秦晉齊魯山水名勝之區，亦何所不登眺」^①，他詩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對於祖國的壯麗山河的歌頌；祖國的很多重要地方，他都去過，也都有詩篇來歌詠。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爲到過那些地方的或者做過詩的人也多得很，而後人特別尊重李白的遺跡遊蹤，用建築來指明和保護，用詩文來題詠和記載，那就充分地說明了人民對這樣一位詩人的景慕與愛戴，他們是以李白在他們那個地方流連過而引爲光榮的。

關於李白的許多傳說也說明了同樣的道理。唐朝就有人說他是「太白星」託生，又說他是一「歲星」落世，又說他腰間生有「傲骨」，不能屈身。這當然是由於他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樣的詩篇精神，以及他反庸俗的傲岸態度所引申出來的。他對皇帝自稱是「僂蹇（倨傲的意思）臣」，讓當時為很多公卿大夫巴結的太監高力士替他脫靴，這些都是人民所喜歡的。醒世恒言中有李太白醉寫嚇蠻書一篇（也收入今古奇觀中），可以說就是集中了關於李白的事蹟和傳說而寫出的，由此更增加了這些故事的普遍性。因為他富有愛國精神，並且唐玄宗曾請他寫過答蕃書，因此到由傳說形成的小說裏，答蕃書便變成嚇蠻書了。又如根據前人記載，在我國著名畫家所繪的圖畫作品中，以李白事蹟為題材的也非常多，如李白脫靴圖、李白泛月圖等就是，從這一事實中，也可以看出後人對他的景慕來。

此外，他的詩寫得特別好，那當然是經過刻苦學習所致，因此不只各地有好些李白讀書臺之類的古蹟，而且也形成了一些傳說。方輿勝覽記李白在四川眉州象耳山讀書，想要中途放棄，後來在山下小溪旁遇見一個姓武的老嫗正在那裏磨鐵杵，李白問她幹什麼，回答是「要作鍼」。李白很感動，遂歸山終業。那小溪因此被稱為磨鍼溪。至今民間還有「鐵杵磨成繡花針，功到自然成」的謠諺。酉陽雜俎記李白曾前後三擬文選，因為不如意，都燒了，只留下恨賦和別賦（今只存擬恨賦一篇）。這些就好像傳說李白是「錦心繡口，明月肺腸」——

樣，都可以看作是對於他的才能和藝術成就的一種歌頌。

李白「醉後水中捉月而死」的傳說是最富於浪漫情調的，但也是最能代表人民對於李白的懷念和嚮往的。王定保唐摭言中記載說：「李白着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那地方還因此築了一個「捉月臺」。這當然不是事實，李白病劇時還把手集草稿交給了他的族叔李陽冰，賦臨終歌才逝世的。但這個傳說本身却是很能說明李白的性格的。李白本來愛漫遊，「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¹⁾的豪邁行為是常有的；另外他與崔宗之「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²⁾，這個表示他的傲岸性格的故事也是為人所傳誦的；他自己在詩中也曾說「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³⁾，再加上他在詩中所常寫的關於明月的歌頌，就自然會形成成那個「捉月而死」的傳說了。對於李白來說，明月是一種皎潔真率的象徵。他自己的字是太白，他的妹妹叫月圓，他的兒子叫明月奴，叫玻瓈，都是皎潔透明的象徵。他說「欲上青天攬明月」，「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正因為他厭惡了社會上的污濁和庸俗，要求純潔清新，才對明月有那麼多的贊頌。喬仲常繪有李白捉月圖，蔡珪題詩說：「寒江覓得釣魚船，月影江心月在天，世人不能容此老，畫圖常看水中仙。」正因為當時的社會不能容納這樣狂傲地蔑視禮法制度的人，像他自己所說「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⁴⁾，他才對「明

月」（一種理想的寄託）寄託了那樣多的深情。

類似這樣的傳說還有很多，酒店的牌子上寫着「太白遺風」，戲裏面有太白醉酒，甚至在和他沒有什麼關係的打金枝這一齣戲中，郭子儀也在他的唱詞裏表白了李白曾經賞識過他的故事，而這些都是爲人所常常傳誦的。

這位詩人的性格是很卓特的。他不只會作詩，而且會論兵擊劍，還曾爲打抱不平殺過人。又善書法，黃山谷說他草書的風格「大類其詩」^①。善飲酒是不用說的了，當時人就叫他「醉聖」；並且還會鼓琴。又健於談論，當時人稱贊他的談論叫「李白粲花之論」^②。據唐朝詩人魏萬（卽魏頤）的記載，說李白「眸子炯然，哆（大貌）如餓虎」，崔宗之在贈李十二詩中也說他「雙眸光照人」；這樣一位精神奕奕、兩隻大眼睛、傲岸豪邁的詩人，懷着滿身的才能，但在社會上得不到應有的待遇和重視，而那些權貴們却又有哪一點長處能入得我們詩人的眼睛呢！因此他「謳浪赤墀青瑣賢」^③，無情地嘲笑了這些人；而對於一種社會風習所加給人的束縛和羈絆，他感到很大的憤懣；因此他要求自由，要求解放，甚至有時憧憬於一種理想的無拘束的世界。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歷代人民就用他們的理解來創造了和豐富了許多關於李白的傳說，這些傳說儘管並不一定和實際的史實相符合，但它們却是與李白的主要精神相符合的。例如最爲人所稱道傳誦的，就是他的使高力士脫靴和楊貴妃捧硯

的故事；而這和他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蘇軾
李太白碑陰記說他「戲萬乘若僚友，視儕列如草芥」。方孝孺弔李白中說他「脫靴力士祇羞顏，捧硯楊妃勞玉指」。王穉登在李翰林分體全集序中曾贊美他說：「沉涵至尊之前，嘯傲
御座之側；目中不知有開元天子，何況太真妃高力士哉！」這些都說明了人民對他的熱愛，
也說明了人民之所以熱愛他的原因。曹學佺在萬縣西太白祠堂記中對於這些傳說曾加評論
說：「事在有無，語類不經；人心愛之，誇詡爲眞。樹若曾倚，其色敷榮；泉若曾酌，其聲
清冷。」這幾句話是說得極其中肯的。正因爲人民熱愛他，才形成了一些關於他的美麗的傳
說；樹木和泉水也好像都與他有關了，優美的山河也好像因爲曾有過他的登臨和題詠而更壯
麗了；這都表示了歷代人民對於我們偉大詩人的景慕和愛戴。

至於他的詩，那更是有定評的。韓愈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自從中唐
以後，李杜的高下常常是歷代文人們的話題，這就說明了他的詩的藝術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成
就，在中國文學史上只有屈原、杜甫等一二位第一流的作家才可以與他並論，而且也是具有
各不相同的風格和特色的。當然，要了解這樣一位古典作家和他的不朽的詩篇，僅僅依靠我
們所熟悉的關於他的一些傳說的知識是很不夠的；那只能給我們一個輪廓的、但同時也是模
糊的印象。我們應該更詳細地了解他一生中的經歷和遭遇，看他在生活中究竟有些什麼事

蹟，他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創作了那些詩篇的。這將對我們了解他的作品和他的爲人會有不少的幫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〇

劉楚登大白酒樓記。

送岑徵君歸嵩山。

送惠正唐書本傳。

舊唐書本傳。

金陵江上遇蔡池隱者。

送蔡山人。

黃庭堅題李白詩草後。

天寶遺事。

玉壺吟。

韓愈調張籍。

蜀中生活

李白生於公元七〇一年（唐長安元年），卒於公元七六二年（唐寶應元年），活了六十二歲。李白誕生的時候，唐朝還在武則天的統治下，他五歲的時候，唐中宗才復位，他十三歲時，唐玄宗開始當朝，以後就是所謂開元天寶的全盛之日。一直到他五十四歲，唐代歷史發生了安史之亂的重大事件，玄宗奔蜀，次年唐肅宗即位於甘肅靈武，再過七年李白就死了。因此他一生中重要的活動，大體上都是在唐玄宗開元天寶這四十多年當中的；這時期就是我們習慣上所說的盛唐，是唐代社會最繁榮富庶的時期。而且和這相應的也產生了高度的文化，唐代有名的大詩人王維、杜甫都出現在這一時期。杜甫憶昔詩說：「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紂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舊唐書也說開元末年頻歲豐稔，京師米價斛不盈百。這時唐朝統一已近一百年。由於隋末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的影響，靠農民戰爭取得了政權的唐朝統治者在其開始時所執行的一些制度和政策，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照顧到農民的生活和要求，這就給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繁榮帶來了有利的條件。又由於唐朝結束了自漢

未以來四百年的混亂割據和異族入侵的局面，唐初四十年又積極對外發展，因此唐朝國勢很擴張；疆域東北至朝鮮半島、北至西伯利亞、西北至中亞、西南和印度接壤，成爲世界上一個很強大富庶的國家。到開元時代，社會上就形成了一種太平安定的景象，政治統一，經濟繁榮；當時，除農業生產的發達以外，由於交通的方便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手工業和商業也有了相應的發展。長安在當時可以說是一個帶有國際性質的大都市，外族的商人來的很多；同時外族的文化也隨着商業傳到了中國，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也發生了一定的影響。這時，人民的眼界開闊了，他們富有一種青春奮發的情緒，因此他們的創造力也就蓬勃地發展起來了。當時的音樂、歌舞、繪畫、工藝，都以新穎的風格蓬勃地發展起來，而作爲唐代文化最豐富的表現的詩歌，在擺脫了六朝以來追求詞藻聲律的形式主義的束縛以後，也創造了新的真正能夠反映那個時代的健康的詩歌。李白的詩歌，在這一方面是有傑出的貢獻的。在他以前，雖然也有陳子昂張九齡這些人發出過同樣的要求，但作品既少，也沒有發生應有的影響；而李白的主要作品，以它的清新豪放的風格，鮮明地反映了盛唐那個時代。

李白的少年時代是在四川度過的。西蜀在唐代是很富庶的地方，農業手工業都有高度的發展，像蜀錦、大邑瓷器等都是遠近馳名的。它雖然交通困難，周圍有險峻的山川，但國內外的商人們仍然聚集得很多；成都在當時是除長安洛陽以外的有名的大都市。另外，四川山

明水秀，又是自然風景非常美麗的地方，像峨眉、青城這樣的名勝，也對詩人的培育發生了相當好的影響。他後來有許多的詩篇都表示了對蜀中的懷念，「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

「三春三月憶三巴」，他對故鄉一向是非常戀念的。

李白家世的詳細情形我們不十分清楚。據李陽冰草堂集序及范傳正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的記載，都說他的先世是隴西成紀人，晉時涼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孫，和唐朝皇帝是同宗；隋末因罪流放在西域，改易姓名，到神龍初才回到西蜀廣漢。他父親名李客（大概因為是從外地來的，因此本地人才稱他爲李客，並不是本名），沒有出仕過。李陽冰寫序的時候，李白還在世。范傳正是他的朋友范倫的兒子，按道理講，這些記載應該都是可靠的。神龍是唐中宗復位時的年號，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年）李白已五歲，據此則他是五歲時才到了四川的❶。李白對蜀中一直抱有很深的感情，我們可以認爲他實際上的故鄉就是四川。至於所謂隴西成紀，那是指李氏的郡望而言，並不是實際的籍貫，就好像姓王的自稱琅琊臨沂人一樣。唐時重郡望，聯宗之風很盛，李氏共十三望，而以隴西爲第一；姓李的人都自稱是漢李廣之後，源出隴西。李白上韓荊州書中說「白隴西布衣」，贈張相鑄詩中也說「本家隴西人，先爲漢邊將」，都是就郡望說的，不能認爲他的籍貫就是隴西。

至於他是否李暠之後，與唐朝皇室是否同宗，歷來也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其中懷疑的人

主要是根據兩點：第一是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裏沒有李白的一支；第二是就李白贈酬詩篇中所稱的同宗諸人的輩分及稱謂考查起來，矛盾甚多。——如就這些人與李白的關係來考查，李白的行輩似應在李暂後九世至十二世孫之間；當時以九世孫的輩分最高，因此也以稱九世孫時爲多。這些都可以作爲懷疑的根據，但還不能根本解決問題：第一，新唐書宗室世系表的那些記載就不一定靠得住；僅乾隆殿本新唐書所附考證已摘舉其錯誤數十條，近人據唐人碑板遺文又繼續有所考訂。雖然這表是根據唐朝官書舊文寫成的，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第二，李唐自己的先世就不是西涼李暂之後。陳寅恪先生考證李唐氏族的結果說：據可信之材料，依常識之判斷，李唐先世若非趙郡李氏之「破落戶」，即是趙郡李氏之「假冒牌」，至於有唐一代之官書其紀述皇室淵源，間亦保存原來真實之事蹟，但其大部盡屬後人諱飾誇誕之語。——他考訂李唐也是自改其趙郡的郡望爲隴西，而僞託爲西涼李暂的嫡裔的。因此李白即使與唐朝皇帝是同宗，也不是李暂的後裔了。就他與唐朝皇室的關係說，他的世系既不列於屬籍，則當然至少也不是皇室近支，而到那個時候，遠支宗室的政治社會地位已與一般人無大差別了。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說：「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因爲宗室已成了虛名，沒有什麼實際的權利，因此當時姓李的人自稱是

宗室的也很多，成了一種風氣，統治者也並不干涉。明楊慎升菴全集「李姓非一條」中考證說：「蓋唐人十三望之李，皆冒稱宗室。既不封以祿位，惟虛名誇人，曰天潢仙派而已。」

唐帝亦樂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偽也。」這在當時已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大家都不以為怪。例如令狐楚作了宰相以後，連姓胡的都改姓「令狐」了；溫庭筠會戲爲詞說：「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宰相猶如此，何況是皇帝呢？因此李白作詩留別徐王李延年也扳兄稱弟，寄上吳王詩也說「小子忝枝葉，亦攀丹桂叢」，這都是當時盛行聯宗的一種習慣，或者說是「禮貌」，並不能證明他的家世。譬如杜甫在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中，因爲「劉」「杜」古來是一姓，就也據此來稱兄道弟了。而且據唐會要記載，天寶元年七月唐玄宗曾下詔將李暂後嗣的宗室都隸入宗正寺，編入屬籍，而李白於天寶二年即入長安，此詔頒佈不久，但並沒有把他編入屬籍。可知李白與唐朝皇室也是沒有什麼瓜葛的。由以上所述，至少可以說明一點，就是李白是否與皇帝同宗，對於李白的一生是沒有什麼關係或影響的。

但他的家的確不是四川的土著，而是由外地遷移去的。不過記載中所說的西域的兩個地名「碎葉」和「一條支」，在隋末都不屬於中國的勢力範圍，不可能成爲竄謫罪犯的地方。而且李陽冰草堂集序說是逃歸蜀中後才「復指李樹而生伯陽」的，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又說「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因此他的家世情形是很不清楚的。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

中說他「本家金陵，世爲右姓」，金陵當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全唐文於此篇下注云：「金陵或係金城之訛。」金城在今甘肅蘭州一帶，唐時敦煌以西的地方即稱西域，這與他先世曾流竄西域的各種記載聯繫起來看，那麼我們可以說他的家是在武后統治年間（神功或神龍），由他父親從西北甘肅新疆一帶遷移到四川去的。這大概比較近乎事實。至於舊唐書說李白是山東人，他父親做過任城縣尉的記載，是完全靠不住的，那是本於杜甫的蘇端薛復筵簡蕭華醉歌中「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而來的；但杜詩只是指當時李白流寓的所在，并不是指他的籍貫。而且山東也不專指齊魯，而是與關西相對待、泛指太行山以東的地方。

不管他的先世如何，既然李白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蜀中度過的，我們就應該認爲他是蜀中人。而且李白自己也是這樣自稱的；他說「家本紫雲山」^①；紫雲山在四川綿陽縣境，那時的綿州彰明縣南四十里。唐詩記事引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說，李白曾讀書於蜀之匡山，「今大匡山猶有讀書臺，而清廉鄉故居遺址尚在，廢爲寺，名隴西院」。可知李白是西蜀綿州彰明縣的清廉鄉人。唐時綿州又叫巴西，在漢時屬廣漢郡，因此有的記載說他是「客巴西」或「廣漢人」的，其實都是一個地方。李白悲清秋賦說：「余以烏道計於故鄉兮，不知去荆吳之幾千。」上安州裴長史書也說：「見鄉人（司馬）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說，「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可知他一貫都是自稱